

松牕雜錄
唐國史補
歸田錄

隋唐嘉話
丁晉公談錄

松
牕
雜
錄

李
潛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
選奇晉齋叢書歷
代小史陽山顧氏
文房皆收有此書
奇晉齋刊刻較精
故據以排印

松廳雜錄序

濬憶童兒時。卽歷聞公卿間敍國朝故事。次兼多語。其有事特異者。取其必實之跡。暇日輟成一小軸。題曰松廳雜錄。

松廳雜錄

唐 李 潛 撰

平 湖 陸 烜 訂

玄宗先天中，再平內難，後以中外無事，銳意政理，好於觀書。迨自周漢以來，有所未及者，必欲盡舉之。帝既勤書海內之風，翕然率化，尤注意於起居注。先天開元中，皆選當時鴻儒或貞正之士充之。若有舉其職者，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，惜不欲去，則遷名曹郎與兼之。自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冬季，起居注撰成七百卷，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，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，因上幸寧王宅，敍家人禮，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沽贄，上無自尊，皆令稟於寧王教。上曰：「大哥好作主人，阿瞞但謹爲上客。」上在禁中，嘗自稱阿瞞。以是極歡而罷。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：「臣聞起居注必記天下言動，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闔行，極庶人之禮，無以光示萬代。」臣請自今後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，得以行在紀敘其事。四季則用朱印，聯名牒送史館。然皆依外史例，悉上聞。庶明臣等守職如螭頭官，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爲答辭，甚謹。慨然悉允所奏。自是天寶十載冬季，以成三百卷，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，用雕檀軸，紫龍鳳綾標，書成寧王上請，自部納於史閣。上命賜以酒樂，共宴侍臣於史館。上寶惜是史尤甚，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。及祿山陷長安，用嚴高計，未升殿宮，先以火十炬猛焚，是閣不移時灰滅，故玄宗實錄百不

鼓及三四。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。

錄山謀臣嚴莊、高尚。

開元中，禁中初重木芍藥，即今牡丹也。

開元天寶花呼木芍藥。本記云：禁中爲牡丹花。

得四本，紅紫淺紅通白者。上因移植於興

慶池東沉香亭前。會花方繁開，上乘月夜，召太真妃以步輦從。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，得樂十六色。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，手捧檀板，押衆樂前，欲歌之上，曰：「賞名花，對妃子，焉用舊樂詞爲？」遂命龜年持金花牋，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。白欣承詔旨，猶苦宿醒未解，因援筆賦之。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曉露華濃。若非羣玉山頭見，會向瑤臺月下逢。一枝紅豔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借問漢宮誰得似，可憐飛燕倚新妝。名花傾國兩相歡，長得君王帶笑看。解釋春風無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闌干。龜年遽以詞進，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，遂促龜年以歌。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，酌西涼州蒲萄酒，笑領意甚厚。上因調玉笛以倚曲，每曲遍將換，則遲其聲以媚之。太真飲罷，飾繡巾重拜上意。龜年常話於五王，獨憶以歌得自勝者，無出於此。抑亦一時之極致耳。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。會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爲深恥，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，力士戲曰：「始謂妃子怨李白，深入骨髓，何拳拳如是？」太真妃因驚曰：「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？」力士曰：「以飛燕指妃子，是賤之甚矣。太真頗深然之。」上嘗欲命李白官，卒爲宮中所捍而止。

玄宗幸東都，偶因秋霽，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，臨眺久之，上遐顧淒然，發歎數四，謂一行曰：「吾甲子得終無患乎？」一行進曰：「陛下行幸萬里，聖祚無疆，及西行，初至成都，前望大橋，上舉轡問左右曰：『是橋何

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。萬里橋。上因追歎曰。一行之言。今果符之。吾無憂矣。

上好馬擊毬。內廐所飼者。意猶未甚適。會黃幡綽戲語相解。因曰。吾欲良馬久之。而誰能通於馬經者。幡綽奏曰。臣能知之。且曰。今三丞相悉善馬經。上曰。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。悉究其旁學。不聞有通馬經者。爾焉得之。幡綽曰。臣日日沙堤上。見丞相所乘馬。皆良馬也。以是知必通馬經。上因大笑而語他。上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。乞假歸京師。觀時跡。尤用卑損。會春暮。豪家子數輩。盛酒饌遊於昆明池。選勝方宴。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。因疾驅直突會前。諸子輩頗露難色。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。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。酒及於上。因大聲曰。曾祖天子。父相王。臨淄郡王某也。諸少年聞之。驚走四散。不敢復視於車服。上因聯飲三銀船。盡一巨餽。徐乘馬而東去。

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。慧利之性。特異常者。因暇日以金飾之。示於三相。上再三美之。時蘇頌初入相。每以忠讓勵王。因前進曰。書云。鸚鵡能言。不離飛鳥。臣願陛下深以爲誠。

何皇后始以色進。及上登位。不數年恩寵日衰。后憂畏之狀。愈不自安。然撫下有恩。幸免讒語其危之禍。忽一日泣訴於上曰。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。更得一斗麵。爲三郎生日湯餅耶。何忍不追念於前時。上聞之。戚然改容。有憫皇后之色。由是得延於其思者三更秋。終以諸妃恩遇日盛。皇后竟見黜焉。后無罪被擯。六宮共憐之。何忠、何后自呼其父名也。

中宗嘗召宰相蘇瓌。李嶠子進見。二丞相子皆童年。上近撫於赭袍前。賜與甚厚。因語二兒曰。爾日憶所

通書可奏爲吾者言之。頌應曰：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嶠子失其名亦進曰：新朝涉之脛，剖賢人之心。

上曰：蘇瓌有子，李嶠無兄。

德宗命李泌爲相，以泌三朝顯遇，禮待信用，不與諸宰相等，常於便殿語及玄宗朝，尤惜謬用李林甫，因再三歎息，重言曰：中原之禍，自林甫始也。然以玄宗英特之姿，何始不察耶？泌因奏曰：玄宗盛年，始初已歷則天，中宗多難之後，雖江充將陷戾元，賈后欲圖愍懷，於睿宗之患，無以改過也。及降封臨淄，旋出入關，上下鄂杜之間，備聞人間疾苦，又以天縱英姿，志除內難，有漢宣之多異，仗蕭王之赤城，故英威一震，姦兇自殛，而夙尙儒學，深達政經，薄漢高馬，上之言美，武帝更僕之間，自初登寶位，樂近正人，惟帝之難，力所能舉，上旣勤儉，政事無不施行，又得良臣，天下自化，及東封之後，上每覽帝籍，有自多之言，用聲色爲娛，漸堂階之峻，故古語曰：貧不學儉，而儉自來，富不學奢，而奢自至。若以儉勤爲志，則臣下守法，官無邪人，及嗜慾稍深，則政亦怠矣。故林甫善爲承迎上意，招顯金玉，託庇左右，安國委相之跡如是，則百吏可知，是以楊雄言：昔武帝運帑藏之財，填廬山之壑，未爲害也。今貨入權門，甚於此矣。林甫未厭，仙客繼之，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，管仲亡而齊難作，則古人所諷，見於深旨，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，上怡然聽從，似喜所得，因曰：相才而又知書，吾高枕矣。

大和開成中，有程脩己者，以善畫得進謁，脩己始以孝廉召入籍，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，會春暮，內殿賞牡丹花，上頗好詩，因問脩己曰：今京邑傳唱牡丹花詩，誰爲首出？脩己對曰：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

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。天香夜染衣。國色朝酣酒。上聞之。嗟賞移時。楊妃方恃恩寵。上笑謂賢妃曰。妝鏡臺前。宜飲以一紫金盞酒。則正封之詩見矣。

自太和乙卯歲後。上不樂。事稍閑。則必有歎息之音。會幸三殿東亭。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。上謂脩己曰。斯開元東封圖也。因命內巨軸懸於東廡下。上舉白玉如意。指張說輩數人歎曰。使吾得其中一人來。則吾可見開元矣。田是惋惜之意。見於顏色。遂命進美耐盞爵。促步整歸寢殿。開成永諸錄中。敍上語李右相曰。吾思天下事難理。則進飲釀耐以自醉解。

狄仁傑之爲相也。有盧氏堂姨。居於午橋南別墅。姨止有一子。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。梁公每遇伏臘晦朔。脩禮甚謹。嘗經甚雪多休暇。因候盧姨安否。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。膳味進於北堂。顧揖梁公。意甚輕簡。公因啓姨曰。某今爲相。表弟有何樂從。願悉力以從其旨。姨曰。相自貴爾。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。公大慙而退。

姚崇爲相。忽一日對於便殿。舉左足不甚輕利。上曰。卿有足疾耶。崇曰。臣有腹心之疾。非足疾也。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。上怒曰。卿歸中書。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。而說未之知。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。說乘馬先歸。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。以前詔付之。林甫語崇曰。說多智謀。是必困之。宜以劇地崇搆曰。丞相得罪。未宜太偏。林甫曰。公必不忍耶。說當無害。林甫正將詔付於御史。中路以馬墜告假。說之未遭崇搆也。前旬月有教授學生。私通於侍婢最寵者。會擒得姦狀。以聞於說。說怒甚。將窮獄於京兆。

尹書生勵聲曰。觀色不能禁。亦人之常情也。公貴爲相。豈無緩急有用人乎。斬於一婢女耶。說奇其言。而釋之。以侍兒與歸。書生一跳跡去。旬月餘無所聞知。忽一日直訪於說。憂色滿面。且言某感公之恩。思有謝者久之。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構。外獄將具。公不知之。危將至矣。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。用計於九公主。必能立釋之。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。書生告云。未足解公之難。又凝思久之。忽曰。近有難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。書生曰。吾事濟矣。因請手札數行。懇以情言。遂急移出。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。書生具以說旨言之。兼用簾爲贊。且請公主曰。上獨不念在東宮時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。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。明旦公主入謁。具爲奏之。上感動。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。並宜罷之。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。

太尉衛國公爲并州從事。到職未旬月。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。公命與坐。乃曰。某善按筭也。公初未之奇。因請正寢。備几案。紙筆香水而已。因令垂簾靜伺之。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。頃之。王生曰。可驗矣。紙上書八字甚大。且有楷注曰。位極人臣。壽六十四。王生遽請歸。竟不知所去。及會昌朝。三策一品。薨於海南。果符王生所按之年。

衛公長慶中在浙右。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。忽覺力舉異於常時。及斂就水次。卒不獲一鱗。忽得古銅鏡可尺餘。光浮於波際。漁人驚取照之。歷歷盡見五藏六腑。縈脈動竅。駭神魄。因腕戰而墜。漁人偶話於舍傍。遂乃聞之於公。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。終不復得。

雷公饌。辟塵犀簪。煖金魚袋。青龍皮。鄱陽王墓中自動墨研。日中軟杖子。龍腦香崑崙子。

元先生贈韋丹尚書蛟綃。鏤白玉香囊并玉鑲子。長三尺餘。異竹窺長二百餘丈。黃楊枕。文有

仙人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 中藏上藥

桃源洞中仙人棋
不生澁鐵腰帶
韋殷尙書夢中所得軟羅縵巾
西蜀織成蘭亭

圓寶國黃金衣。筆管上鏤盧思道燕歌行。拂林國雕繁文馬腦如小合底寫國王□□上又小貌亦

類之。
白玉劍長二尺餘。

已上二十一物。皆得其所。自或經目識。客有疑問。悉用條謹。

烜以獨學無師。見異而遷。惑於釋老者數年。泛濫於稗官小說。家言者數年。今雖深省前愆。以記醜而博爲戒。則手抄說類已盈數帙。且多付之剗刪矣。然君子擇善道途之口。皆學問也。執中以觀羣言。未必非集大成之一助。若書錄蘇頌鸚鵡之對。李泌勤儉之陳。狄梁公姨有子不欲其事。女主之語。雖聖人而言何以加諸。若其他奢淫之習。文宗謂吾思天下事難理。則逕飲醲酎以日醉解。嗚呼。此唐之所以不振也。君子觀此。亦可以知得失矣。昔乾隆庚寅四月十七日。梅谷陸烜識於奇晉齋西窗。

附錄稗乘本卷末多出一則

上元中，台州一道士王遠知，善易，曲盡微妙，知人生死禍福，作易總十五卷，世祕其本。一日，因曝書，雷雨忽至，雷股股然，赤電繞室，雷入臥房，暝霧中一老人，身服青翠，莫識其制作也。遠知焚香再拜，伏地若有所待。老人叱起，怒曰：「所泄之書何在？」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。遠知方懼，據地起，旁有六人青衣，已捧書立矣。老人責曰：「上方禁文，自有飛仙保衛，玉笈金科，祕藏玄都，汝是何人，輒混藏細帙，據其所得，實以告我。」遠知戰慄，白曰：「青丘元老，以臣可教，故傳授焉。」老人頷頷之曰：「上帝勅下，汝仙品已及授度之期，今展二十四年矣。」遠知拜命。風颺又起，折帷裂幙，時已二鼓，頃之明月在東，星斗粲然，俱無影響。急覓易總，已不可得。遠知志意惘惘，後閉戶不出，經歲不食。人因窺之，聞寂中但聞勸酬交歡聲，竟不知爲誰也。天后召至京，居玉清觀，間或逃去。如此者數次。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，但笑而不謝。一日告殂，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。天后不允，敕葬開明原上。後長壽中，台州有人過海，大風飄蕩，船行如飛，不知所止。忽見蜃船一葉，渺自天來，驚視之，乃遠知也。漸漸相近，台人拜而呼之。遠知曰：「君涉險何至於此乎？」此洋海之東，去岸已十萬里。台人問歸計，奈何。遠知曰：「借子迅風正西，一夕可到登州。」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，台人旣辭去，舟回如翔羽，但覺風瑟瑟而過。明旦至登州，方知遠知死久矣。訪天壇道士，其徒云：「亦死兩日矣。」方驗二人皆仙去。